
四庫全書
集部

#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二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墓表　墓志　墓碣

## 象山縣知縣顧君墓表

無錫顧君銘柏與余同舉於鄉順治己丑又同登進士君為人忼爽倜儻好與天下士結驩天下之士亦願從其游君以文章著稱其意倔然自負蓋有志于功業者

也及釋褐為象山令輒欲見諸施行問民所苦視力所能去者悉罷之履畆均籍征税以時民無匿田無逋賦威恵大行豪家悍卒皆翕戢地故海濵君繕城郭謹斥堠海寇猝至不能犯象以獲全閭集邑中諸生為講課拔其尤者二十人置館授餐歲旱步禱願減己算以活民隸禁而雨邑多虎為文以顯神虎為斂跡在縣二年象之士以為師民以為父坐無以貲賂遺遂見斥不用蓋吏道既雜獲上與字民常相悖上之所最下之所怨

下之所頌上之所憎槩如此後事白當復官君掉頭不出無疾卒於家實順治己亥正月朔日年五十有八於乎惜哉君諱煜銘柏其字别號雙丸顧氏之在吳者世有名人四世祖廣東按察副使諱可久正德甲戌進士抗疏諫南巡爭大禮兩受廷杖直聲震天下所謂洞易先生者也君少補諸生即以洞易自許閎覽博辯遇事敢言以指切公事忤有司坐黜馬文肅公世奇為直而復之三吳多文字之會推君為雄長讀書錫山嘗端居

靜思覺有物垂垂窗牖間注視之忽與身合然後知其心苦而神凝也君居家孝友與朋友親信已丑春之赴公車值同行孝廉孫君治晉道病抵京益殆距闈試數日親交皆謝不遑問君延至邸寓手治湯藥孫將瞑流涕泣謝死為之殯又斂賻為歸櫬計君倉皇入闈竟得第一時都下皆推高其義先娶劉孺人光禄少卿本儒之女痛不逮事其姑每祭則嗚咽君讀書好容貰家事不問皆倚辦孺人卒年三十二生二子奎堂俱諸生繼

娶季孺人生一子寔而銮尤力學為詩古文辭以世其家劉既先卒今合塟於孔山之原葢君志也君性喜讀書去官葢勤所著輯有尚書講義經濟鉅文小學纂註諸編未刻而卒君之行事不勝書從子宸既為之傳詳其世系余撮其大者表其墓於乎是亦足以見君之槩矣

## 業師劉伯陽先生墓表

於乎先生蓋古之遺民也為人謹康朴厚讀書無所遇

齟齬固窮然多藝能取自資藉閏章七歲從受業先生善講解工書法督以孝經小學未嘗嫚言笑居六歲閏章能屬文始自辭去初娶王氏繼孫氏各生一女年六十三生萬歷己丑四月十八日以順治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日卒先生父諱尚安字寧我與先大父同事講學吾父吾仲父嘗從受易窶而篤義鄰人告飢減炊而餉之生四子其長則先生事親孝交友信與兄弟族黨和以讓其弟三人白旦盼皆有材業或娶或未娶皆先殀

而四人者皆無子一時閭里親舊皆詫嘆為出涕天邪人邪以善世其家固如是邪初閏章官刑部主事將行先生來屬曰吾旦暮且死未舉親之喪子它日念我恐不待得一棺地瘞我父母足矣閏章泣不能語適數歲閏章在官家叔父以先生之喪并其考妣葬湖北大家山先塋之左歲時附祀且勒銘示後人先生姓劉字伯陽行鼎三其諱曰光昱以窮老布衣時人罕知者閏章哀無以報先生又系之碑陰曰

艾以繁蘭則燔其根高高者天有號不聞生懽我祖考殁以毘其墳我祀則從饗以永世世夫烏知誰之子孫

處士吴雲翀墓表

君字雲翀諱瑞鵬姓吴氏歙之西溪南其舊里也溪南吴於歙最舊顯者以輩數而君祖父皆不仕祖某公諱某父敬南公諱履祥讀書無所遇始用鹽筴起家生二子長諱瑞鳳君其仲也初恥為賈人子軼宕不治家事稍落其業無以為尊人驩於是折節嗣鹽筴然頗慷慨

喜貟氣内收宗黨外邺閭巷親交故其家雖自給訖無餘財遇其赴人急即質剩取母錢應之亦不自德色恆嘆曰士不得已而賈寄耳若齷齪務封殖即一錢靳不肯出真賈豎矣甞請其凡收債於楚凡許諾則敕家人眎婅氏薪水有無久之凡返簿所收歸之不受遽持爲凡壽曰凡病矣敢以收吾債役凡邪羣從皆歎以爲難冢子楚英早慧補諸生君亦懲世變弃賈不復事日督諸子讀書雅蓄硯墨見前人嘉言懿行輒滌研吮墨手

自書之又喜錄醫方時與醫老及日者耆宿數輩相狎游則瀹園茗傾家釀不倦其游四方多購書畫金石諸古物置左右間一寓目婆娑自得春寒偶不懌忽割所愛命諸子分遺親舊曰寒食前吾當逝矣諸子愕然已而果卒蓋康熙十五年丙辰二月二十一日也得年七十有五未卒前十日即自絕食飲少子春暉為君所最愛慟不欲生賦哭父詩四章又自傷無以顯親萬一哭而寓書乞表其墓石初君輟賈業愛石城東山遂家石

城門余嘗道過春暉會仲夏亭午留稍憩君方解衣高
枕聞余至杖屨出見持所藏舊墨餉余喜動顔色曰今
日得御君子矣余亦心識其藹然温厚長者人也然則
表君之墓者非我其誰哉非我其誰哉君生明萬厯壬
寅十二月十一日娶淑配汪孺人生子二人楚英春暉
側室某氏生子一人楚材女子二人孫八人春暉字報
叔方以學行自勵云

梅秀才育生墓表

於乎育生之殁至于今十有六年諸父昆弟言之未嘗不嗟嘆其窶且貧者思之未嘗不飲泣於乎育生非永年者也非得行其志者也何良思者衆也育生與季弟起聖皆早慧好讀書推擇為諸生而其仲氏茂生治家人産不問所出入是時梅氏族盛諸生數十輩羣從昆弟若子先世臣子翔雨吉皆文采著見且暱就余上下議論而余之女弟歸起聖數過其家見育生美姿容喜謙抑恂恂長者即僕夫牧竪不數訶責族之貧病孤寡

不舉火者出槖金予之不以謀父兄也其為文清切温柔不迫急也而竟不達以早死余為出涕起聖屬曰君必為墓銘起聖性行與君畧同而文好奇崛其才實過之既數年起聖又死後十有二年而茂生數以書請銘曰吾兄弟皆不祿起聖之死君哭以詩而育生尤無子吾以予為之後不可無辭以傳之將來於乎梅氏之向同吾游而不祿者若世臣雨吉踵接九原余皆哭未及銘以其早卒而德業未見於世也然茂生之請則勤矣

特為表其墓於乎梅氏故多賢其醇謹稱育生最云育生諱鄉行一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年三十二為之後者曰曦葬於楊村園之西阡

齋祚龍先生墓表

祚龍齋先生居宣城之北郭諱瀛字元升自稱祚龍山人少與先大父允升公游因同受業光庭陳先生講學砥儒行不屑以形家名而心獨好之以為觀天之道盡地之理非積學而達化者不足知十一嘗采葬經諸書

論著七卷謂之續統其要曰反經曰崇德言先心術而後可道術也先大父信之卜葬先世於衮山之麓既葬而游山先大父即世人莫能知其善也後三十餘年予成進士形家者言始僉善其葬所是時先生殁已六年矣記少時見先生杖屨翛然與人油油然顧謂我曰若異日必賢有聞比余官齊魯念先生不敢忘寓書問其孤巽又七八年巽過余臨江出先生遺書蓋崇禎甲申十一月朔日筆也自言後十五日當死死殯某日大雪

及門戶衰喪國家禍亂兵自其方來城居其所則吉具以告巽已而言悉驗又言爲施氏卜塋勞勩成疾然再世其昌矣予讀之流涕先生少有大志以窮老終遺命書其墓曰明末竟志士祚龍齋子之墓於乎先生之志何如哉生不見知于人其書亦未大著而預知死日言身後子孫國家吉凶事大小無不中其臨訣浩歌灑然若不動其心也此豈無得之人哉乃伐石題爲明志士祚龍齋先生之墓且銘之曰

癸酉生甲申卒七十一知死日道未顯後有述配曰曹宜爾室藏同穴兆永吉

待贈于太君蕭母墓表

于子昌穀自北海抵宛陵奉其母蕭太君誌狀再拜請曰母氏棄不孝澤長二朞矣傷無以顯母敢藉夫子墓表塞萬一恨予聞婦人之道無攸遂無非無儀蓋無所表見者也觀風詩所載芣苢卷耳葛覃采蘋諸什皆田野婦女之事其細已甚説者以閨門權輿王化其幽閑

貞靜之德於是槩見禮内則事舅姑於饘飽棗栗脩髓之類尤加詳焉蓋觀於其細而大者可知也後世傳列女多用節烈著稱則是琴瑟静好而不失柏舟者皆無可稱焉豈通論哉于母蕭太君少歸於文學諱某為冢婦凡蠶績女紅蘋蘩酒饌於婦職罔不力舅姑以為能姑孫氏性嚴毅太君獨曲謹當其意姑用以歡居四年姑病且死屬以所生子女五六人曰此稚弱無母者即若子也毋析爨毋異視太君泣拜牀下曰新婦敢不惟

命及舅卒復申命如姑言于是稍長者教督襁褓者躬
自乳哺衣食婚嫁費以百端皆黽勉有無自己出居無
何小姑之既嫁而貧者藉以饘粥早寡無依而歸老于
宗者待之無失禮門以內羣從娣姒子姪輩食指既繁
每旦以大釜作糜共食即一饎一絲常先人後己推多
就少任其勞而不私其有內外無閒言嗟乎家庭婦孺
之閒故難齊也姑婦勃谿兄弟鬩牆其啓釁言色失德
乾餱爲愆不可勝數五代李自倫王仲昭並以六世同

居詔特旌其廬近代浦江鄭氏稱義門飭規立誡以男子為家督猶緦緦其慎太君一婦人操作持門户上下五世百口同餐和洽無間不尤僅事哉豈北海自鄭康成孔文舉以來敦厲風教即婦人女子亦漸被其禮義而然邪于氏累世通籍至文學公不遇讀書種菊絶不問家人産丁酉秋昌穀登鄉薦又困久不第悲禄養不逮母銜痛而泣於是又知太君之能教子孝也它日為良吏用彰母教人皆謂母氏不死矣太君為邑處士諱

舜行之女生萬歷三十七年己酉正月八日卒於今康熙十三年甲寅九月二十五日年六十六子二人長曰澤長是為昌穀順治丁酉舉人次澤溥並有志行孫男五人孫女一人曾孫男三人詳具宋先生繼澄誌銘中予特書其大者于墓碣且將以風北海焉

先太宜人墓志

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先府君初娶北郭馬氏是為馬太宜人生萬歷丙申九月二日年二十有六而

卒實天啓庚申七月七日也子閏章舉順治己丑進士

初官刑部主事遇

國恩贈母安人再仕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加贈宜人

三仕江西布政司叅議考績報最加一級例當晉恭人

會湖西道裁解官不及請故稱太宜人如舊太宜人性

惠嫺女紅治中饋能人所不能先大母常亟稱之以訓

飭家人與娣姒懽善家叔母至今嘆息思其賢先府君

抱德弗售母氏菜羹麥飯不厭外王父劇憐愛之日遣

婢子訊𥄉得其狀怏怏數勞苦母氏母氏習苦無怨言以終其身初葬城西五里橋遷敬亭東麓皆不吉今卒葬於玉蔥山之原吾母生不受封葬又屢遷不及與先府君合墓於乎哀哉閏章三歲失恃生不識母及登第歸過鳳陽夢一婦人頎且皙裂土而出如病初起如寢初興欠申久之張目熟視呼閏章前著膝上曰兒勿怖吾若母馬氏也是時心知母久歿以為母魂也顧日方杲杲東出照面皆赭言動有聲影乃大悲喜過望謂吾

母果復生矣遽失聲而寤嗟夫魂邪想邪章永不識母銜痛何極今宅於兹土祔以冢婦梅氏以事太宜人有姑有婦其安厥幽宫於乎哀哉

書亡妻梅宜人墓碣

宜人梅氏家於水東之溪上俗呼溪頭梅氏父處士公諱枝選母曰吳皆賢有聞以萬歷戊午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宜人與施子同歲十七來歸事施子二十有一年順治甲午九月二十一日卒殯于雙溪故居之西康熙

九年庚戌冬十一月壬申葬諸郡南玉蔥山先太宜人
之墓側蓋距其歿十七年矣君為人質厚訥訥罕笑言
余讀書在外嘗數月不歸君盡解粧橐為余買書未嘗
有慍色隣里諸嫠媪貧無告者乞粟與粟乞布與布生
一女一子皆慧而殤憂懣成疾卒以是殞然御妾媵有
恩禮同坐起食飲若相匹敵不為嫌視他出之子若已
腹病則為撫抱卧不安枕内外諸婦皆遜嘆以為莫及
也卒年三十有七蓋見予通籍而不及從於官今洊被

覃恩誥贈為宜人有冠有帔賁爾泉壤君其尚有知邪君始入門悲不逮見先姑言之流涕今祔爾於先太宜人祭則從饗又與汝家近故汝志也初欲奉汝母吳太君同葬于此汝諸弟以穴隘不果將買地而别葬之哀汝無子故書而表之墓上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二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三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 祭文

### 闕里祭孔廟文

維戊戌冬十一月朔四日提督山東通省學政按察司僉事施閏章謹祭告於至聖先師夫子前曰於維夫子訓萬世而冠百王至德莫罄其揄揚夫子之學宮盈天

下遐陬僻壤靡不瞻廟貌而歲祭嘗而學者必嚮往乎闕里之堂譬日月之著明照及幽荒溯靈曜所自出必觀乎暘谷與扶桑山海崇深功德及物必履泰岱之阯觀滄溟之濵而後知為五嶽之長百谷之王維章小子祗承

王命敬敷文教再歷於夫子之鄉雖未獲游聖人之門猶幸睹車服禮器之煌煌思齊魯之一變弗稱職其悚惶顧多士之無忝于四科七十而共聞乎夫子之文章

## 祭閔子廟文

於乎道岸蘄蘄而莫登兮緊庸行其實難惟先生之純孝兮愾乎動尼父之永嘆九嶷起于門内兮菀枯分於屬毛彼虞舜之齋栗兮於野尚聞其呼號何内外之無間言兮樂家人以陶陶抗干旌而高蹈兮將汶上乎遊遨既春秋之綿邈兮慨陵谷其遷移期幽隧以改宅兮胡姓字之前知荒祠閴其晝閉兮走几筵之伊威感音徽其猶未歇兮零余涕兮沾衣岱雲揭其飄忽兮飈霓

旌兮桂旗陳椒酒兮一巵䰟髣髴兮來歸

祭嶽廟文

維岱為五嶽之長維神為岱宗之君自古帝王祭告封禪及海內外士女重胼響臻者無算蓋萬物之權輿也閏章視學此邦日夜震恐懼不得賢才報天子休命夫賢才者嶽之所生神之所依也其有伏而不出者豈神之靳惜與抑求之未盡其道也惟神其啓佑之俾終厥事以無墜厥職

## 祭和聖祠文

泰山巖巖汶水湯湯蜿蜒蟠鬱不知其幾千里而作鎮乎魯國之傍聖哲于焉挺生亘古今而相望伊展大夫之令德依隱玩世而以和自將當臧孫之竊位謂申椒曰不芳乃弗黨同而伐異甘遁遂以相羊羌直道而自處雖三黜其何傷夫固終其身褎褎於父母之國未嘗歷九州以翺翔胡大名之垂宇宙遂齊聲乎莘野與首陽當其生也蒙恥救民片言却强齊之侵疆及其歿也

賢愚同哀顯謚不妨出乎惟房行人為之嘆息樵採過而悲凉夫何一死士之壟而靈爽或過乎生王斯固孟子所謂聖人百世之師而聞者莫不興起而徬徨夫是以採谿蓀而陳醴敬薦乎先生之祠堂

登州祭東海廣利王文

惟神涵育萬靈吐吸百谷沐日浴月化無為而自成出雨興雲誠有祈而斯應乃有蜃樓海市飄忽迷離既隱見之靡常亦淹速之莫測遠者願見而不得至至者屢

月而不得見閏章待罪於斯不揣固陋竊欲寓目俄頃快意平生是用齋沐洗心肅將牲帛維春夏既交之節乃魚龍吐氣之期伏冀鞭蛟駕螭現神奇於翌日行將洞心駴目著詞賦於將來昔子瞻獲覩於非時事為創見豈今日告虔而不覭神或弃予閏章瀆冒尊嚴不勝惶悚謹告

禱雨朝天宮文

伏惟天以好生為心吏以恤災為職敢謂有求之必獲

竊恃居高而聽卑今者湖西大旱五旬徧禱羣望雖微霑涓滴而無救焦枯巫祝無功筮龜既厭是用無所告訴仰首呼號天灾流行或當憫兹瘠土官吏失職猶冀哀我憚人况水旱洊饑所憂者喪亂夏苗既槁所望者秋禾顧及數日之間大沛盈尺之雨若果灾由吏召則毋移禍及民民之死生迫在呼吸某等無任激切惶悚之至

祭新喻縣城隍文

吏以惠民聞一害而必去神以治鬼豈有祟而弗驅袁家井近在喻城民或失墜厥鬼沈淪轉取代替甚且白晝韋人之臂神孔赫矣所司何事井以養人俾鬼為厲琢石伐木甃井作欄萬家用汲有利無患若果有祟神遂祓除俾民以安我愧不腆薦此牲盤

祭袁家井文

井在祀典惟神是司嗟爾溺者其孰驅之不自悔艾爾憖翳誰載胥及溺寃無究期收爾游魂各返所歸有不

聽者神其爾治

祭城隍文

天之生民發政布令閔民疾苦者吏也禳疫癘時雨暘俾民隂恃以無恐者神也神與吏厥任維均今嘉禾甫秀雨澤不降是無年也師徒煩興供億匱絶無年是無民也無年無民是神與吏均無以職兹土也山川出雲神實尸之天地好生神實奉之是用齋戒徒跣請命於神吏之不職惟吏是罰哀此下民忍弗生活反賜爲雨

報神牲幣歲凶乏祀神亦不利

修臨江府城祭江文

臨昜之民亦孔勞矣災患征徭無稍休息而雉堞瀕江傾圮不時豈役夫之不力與官吏之不職與抑江神之食於兹土者不恤其危而蛟螭出入衝決使然與民非城無衛神非人無依惟人事之既窮則不得不籲于神是用卜吉載版載築惟神其陰相之俾永不廢工之落成刑牲以祭

祭城隍

城於江干壁立斯難既修復壞霖潦為患雖匠事之或窳緊民勞其可嘆竊惟神為城之腹心城為神之榮衛榮衛不完疾病將至載版載築丏神之恵俾完且堅以永不廢

告神驅虎文

康熙歲在丙午辛丑月庚午日江西布政使司分守湖西道參議施閏章謹齋戒三日率郡邑僚吏稽首上告

於臨江城隍之神曰竊聞上治之世猛獸不擾益烈山澤周公驅虎豹使人掌川澤山林猛獸毒物各安其所無為民害迄中世且有麼襤去穽禁民張捕虎自渡河越境者固由仁及飛走孚格異類或亦有物焉以陰相之也比者猛虎晝出攫肉當路郡縣傷噬至數十人豈吏實不德使然與神之食於兹土蓋為民捍災禦患者也人為萬物之靈出其力以供百神之祀神所式臨於是焉在乃今此猛獸悍然乳血餐膚殲滅我赤子哉天

實好生哀我下土其忍令兵荒疾疫洊罹鞠凶之遺民接踵飼虎口哉民既窮且弱矣山澤阻深不能多設檻穽張網罟從事强弓毒矢用是歸命于神惟神其上告於天使山川土神為之收戢毋俾滋害吾民昔宋均有言曰虎為民患咎在殘吏今不能斥貪暴修人事而惟神是聽吏之耻也然災患之不禦神亦與有責焉謹告

獲虎謝神文

施子作文驅虎之二日清江縣南二十里有虎在原忽

墜深谷土人殺之以獻吏民咸歡謂神賜乃薦虎肉侑以牲醴而告之曰告神捕虎曾不三日不田斯獲緊豈人力事有適然敢貪天功神不可度感而遂通山民孔艱莫敢寧處去暴務盡俾歌樂土尚饗

禱劉公文

民莫瘠於湖西雨莫急于今日及今不雨雨亦無及兵災相仍禍亂將作章既以告城隍之神惴惴懼不得命謀於士庶僉曰惟劉公忠烈威信食於茲數百年厥靈

惟影響禮云捍災恤患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公之忠可貫金石而力不足以致霖雨民之信公如考妣而不恤其災患非所以厭羣望畣明禋宜上帝德意神必不然其尚垂惻焉

祭練忠貞文

公昔肇跡兮三洲是宅旣捷公車兮金川攸居公之遠遊八荒兮馭蒼龍兮翶翔顧瞻舊里兮驂赤豹兮戾止仰昭爍其精英兮月不晝晦日則宵明悼國事之亡補

兮眎九死其猶輕江蘺綠兮柑黃公無忘兮故鄉嗟墟墓之毀傷兮穴狐兎兮寢牛羊羌忠烈之感人兮僉佇立以需岌小子竊祿於江國兮頎然夢公之顏色企儀型其未邈兮歸荒祠兮河側丐公神力兮俾時雨晹民罔盜賊嵗刑牲兮薦酹永百世兮明德

青原五賢祠祭文

維茲青原山水靈異九邑衣冠嵗舉大會姚水薪傳四賢作配日月既遠典型未改我登其堂洋洋如在章縫

再集諸賢之力自顧菲躬蓬依麻直願我同人懷此舊德靈爽在天是憑是式

祭王陽明先生文

於乎格致之説肇自聖經孟氏闡之良知以明下士昧道岐路縱横先生昭揭用啓羣盲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須臾不離終身率行維公百鍊即明即誠續嗣絕學立功顯名步趨失軌粗率任情逐流忘源實負先生於乎音徽遠矣遺澤未湮維此廬陵誕萃羣英再新俎豆潔

薦粢盛人孰無知此為章程如工居肆如農力畊先生之教罔不曲成

祭鄒忠介公文

於乎維公生為直臣歿為先賢金堅嶽峙立德立言其在朝也不席煖而家食者三十年其始也艱危百折萬里播遷而論道講業至今青原白鷺俎豆于山巔水厓之間維我先大父中明子奮跡諸生接盱江之淵源公相值於金陵遂與焦楊諸鉅公亟推畏友折節以相周

旋且為布衣作傳垂不朽之大篇予小子見其墨蹟想其遺風如在公之左右矧入公之故里仰祠宇之巋然葢竊附於孔李之通家探溪毛而薦几筵

祭羅明德先生文

維公天挺真儒紹明聖學其始刻厲朝磨夕濯既乃渙然鳶飛魚躍充擴會通施博守約曰孝弟慈萬善橐籥與人為大知性斯樂昔守我寧教澤在人專祠俎豆奕世再新私心仰止謁公故里躡屐從姑如聞音旨酌江

之水薦江之蘺匪祭之腆以將我思予學無成尚啓牖之

祭李于麟先生墓文

維川岳之流峙與日星之光鋋哲人鍾其氣之扶輿清淑兮亶鬱蔚而成文章惟先生之間出兮羌負才而倔強及其卓然成一家言兮卒莫敢與頡頏世嘵嘵而異喙兮曾不免乎雎黃擁溝澮以自雄兮旋失色於望洋雖其脣齗斬焉而天下之士讀其書想見其人亦必為

之弔古而徬徨章聞風以嘅慕過丘隴而心傷表爾墓封爾藏青爾裔孫之衿新爾白雪之祠堂維海洋洋兮維岳蒼蒼攬先生之大風兮將百世其猶未央

## 祭蔡芹溪文

於乎君之下世已十三載憶君色笑軒然猶在版行君詩君昔垂託黽勉後期稍塞前諾挍讎簡括實偕耦長所不盡者名山之藏焚書於墓敢告成事再表以碑墮予老淚於乎余淚可拭兮心結難言逝者有知兮破涕

九原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三

#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四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 祭文　哀辭　誄

### 李梅公先生暨配朱夫人合祭文

於乎南州耆英巋然二李閬翁既歿唯公而已束髪登朝敭歷膴仕銓衡樞軸登庸柄使偶薄世榮幡然不起所未究者以畀公子弱冠趨庭脫頴露偉孝秀初升公

輔是儗公有才偶人稱女史左芬伯仲班姑娣姒有倡
斯和如宮應徵翩翩鳳雛一舉千里早歸鸞掖庶常吉
士韋平代興袁楊濟美所謂顯親寧第甘旨二人樂康
世鮮其比髮素顏丹方期久視何意我公遽騎箕尾金
門承訃徒跣哀毁及奉慈幃一則以喜庶幾祿養啚彼
豐此詎天降凶崩隕相倚喬柯風仆萱草霜靡錦軒長
謝彤管誰理將司馬公夜臺需矣及泉從之若魚赴水
逝者相儷生者奚恃前愴未卒後痛伊始昔忝江藩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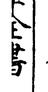
公喬梓頻承大故三嘆不已有子通顯九京未死何以寫哀緘詞致誄

祭成寶慈先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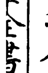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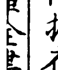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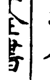
於乎余未能奉公之杖履接公之形音何一聞公之厭人間忽焉忉怛以傷心士固有聞聲而慕義者無論識與不識哀斯人之隕落皆為之咨嗟嘆息而不能禁夫以公之盛氣吸虹霓馭蛟螭朝浴咸池夕越崑崙猶茫乎不知其弭節之期以公之勁節推山嶽決河泗捍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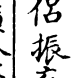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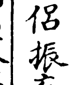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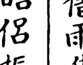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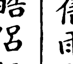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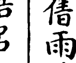
阿之鋒碎天門之鼓而浩乎不撓其獨行之志猗與斯人掌帝之制秉國之鈞乃式百僚乃康兆民誰使之仕雖早而不達氣雖吐而不伸就重華以陳詞覬虎豹之狺狺幽憂困踣幾至殺身既已連年累歳遇赦遭亂而後得脫焉自放於窮山之厓大海之濵於乎侍御公憤世而疾俗謂日月不照乎下土悼桑田之變滄海知託身之無所士各有志雖上有堯舜不妨招巢由以為侶故其生也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見而其歿也遠近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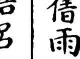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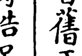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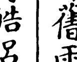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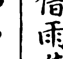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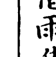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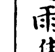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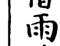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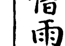









夫為之撫膺隕涕而如雨於乎自古有死公死猶生惟忠與直炳為日星公之後裔蘭茁其英尚其嗣公不墜典型

## 寄祭魏叔子文

於乎我懷君子庶幾得見聞君永歸有淚如霰匪直以文亶維其人因文見志交亦有神我藩湖西講業鷺洲耆舊雨集遲君來遊其跡不邇道則相謀君之伯仲夷儔皓侶振衣高步翠微峰下榜曰易堂羣彥萃處我聞

子言展矣相許君遊吳越僑肸景從誼懽縞帶文叶鐘鏞引經樹訓屹矣華嵩有不然者鄙之雕蟲君昔讀書海涵山尙窟穴春秋膏肓旨左勒成一編如夜覩火長揖古人恨不見我歲之戊午

天子是徵宏辭博學曰維子能心匪轉石

璽書弗承鴻冥鳳舉躋蹌九陵坐使吾儕搔首拊膺潔身磥砢睥睨一世温温恭人卒無肆志維恭則壽曷云早逝年不及耆天嗇其嗣於乎痛哉高言可市賣文已

多心枯腕脱寢就沈痾倦遊客死呑恨如何書成盈尺逝將不磨迢迢江水維淚滂沱昔稱三魏處士是宗今無伯仲歸維和公蘭摧蕙折斯道其窮慨獨才難吾黨所惆異苔同岑孰西孰東良會不數音書歲通炙雞絮酒薦將我衷

祭方邵村文

康熙己未歲仲冬丁巳前陜西道監察御史邵村年兄先生訃至京邸其友弟翰林院侍講宣城施閏章爲位

哭之𦘕陳牲醴哀之以詞曰於乎邵村玉樹軒軒多才
蚤達實藝且賢誰謂君死循然眼前令嗣告訃幾書涕
漣計子春秋少余二歲余病已衰子强方鋭今子已然
矧余危脆人生忽焉飄風無蔕昨秋南來值子渤海容
舍開尊子如我待入醉郡齋共澆磈礧高談竟夕滿坐
歡駭謂子仙人百年當在子之兄弟皆余同榜惟子暱
就性尤爽朗比舍西曹論詩抵掌夕酌分杯朝驂並鞅
子銜恤命汎彼洞庭益振高唱載好丹青寄我累幅楚

風冷冷及歸覲悪天道杳冥子之還謫舉室沙磧緘金
餉行心悲永隔于父吾父報書嗚咽迫其歸矣涕笑狼
籍子官侍御未按方州稚稱宏博徵辟不收賣書賣畫
斗酒斯謀顧持將母終歲客游方介母觴畢命黃壚曰
有喆凡轉徙兩粵音驛渺茫摧心竦骨今縱來歸塡荒
中欷毋怨長年轉增白髮子善談謔傾動四筵夜臺結
恨鬱誰與言子編父書將鋟以傳此事未就呑聲下泉
人之急官僉以求富兩世並顯屢空惟舊歿無以喪東

手誰救豈無麥舟此道不乂於乎哀哉人亦無多蓮西

薤露子又逝波同年垂盡傷如之何招魂千里哀不成

歌於乎尚饗

祭舅氏文

歲之己酉月維仲秋我舅父馬公褧山先生既棄人間

行就窀穸靈輀將發親故咸集不肖甥施閏章謹以牲

醴庶羞致奠靈几之前於乎舅氏早齡多病中歲健强

庶幾永命年垂七旬華未改鬢一朝忽焉良白交并簞

瓢屢空平生不憂近始心摧涕淚斯流謂公不達公實
無求所未能忘弱子稚孫既育且蓄先德具存莫營生
産以饔以飧予嘗力諍累百其言聽言則頷心不謂然
亦有薄禄黽勉有無自嘶勺水無救焦枯金不宿橐居
無恒廬命苟如此孰云其愚東撑西拄宵旦跏躅舅養
不贍甥罷何逋公有喆弟先是告殂公棄諸孤其顛孰
扶惟公畸人不可一世人即我遠性矯跡異萬事掉頭
一杯散意非其所歡不共霑醉坐此齟齬沒齒無悔公

昔總角有聲學宮芙蓉出匣玉樹臨風篇章既秀書翰尤工俯眎青雲瞰屣豪雄疇云吾舅黄項以終銜杯不語有憤填胸公甞嘆嗟親舊彫落四顧零丁百無寸樂令舍我去行歸冥漠丹旐飄揚悲風蕭索有酹盈樽何時還啜昨歲夏五曰喪舅母改歲及秋又哭舅父餘生幾何閱兹百苦言舉兩柩宅於黄土匪吉其兆逝安其所送死養生拙計小補有不竭誠靈赫斯怒

祭楊俞之文

嗟吾俞之爾生數奇神寒骨瘦爾窮固宜弱冠發憤曰
余是師負米購書茹荼如飴提誨之言永矢寤寐有觸
於中潸焉出涕爾衿既青中道顛躓余為匡救厥功亦
細爾之事余中心悅服余忝宦游東西南北貽詩凄愴
發緘沾臆匪予思存念予明德豈其朝露泉壤永隔爾
之失恃蔬食三年家貧養薄永痛終天父耄且鰥爾忍
相捐慈烏銜恨腸斷九原記我北征窮冬積雪徒步追
送再拜嗚咽余官二東子必余從而今已矣余誰與同

祭吳象武表叔文

於乎表叔尚能舉我之酒乎尚能衣我之帛聽我之言乎不及其生而徒哀其死心與行違悔無及矣於乎哀哉先大母之猶子惟君最親而能君亦事大母最謹歲時伏臘往來數十年無疾痛不相聞無緩急不相告先大母勞苦操作君來則稍輟坐語移日今大母墓木未拱余不敢忘大母其敢忘君哉頃年以來驅馳嶺嶠羈宦燕齊所問遺君者帛不過一縑金不滿一鎰私心惴

惴欲稍有所需厚奉君為壽而竟溘焉朝露也予何以為心哉容冬以書問久不通移書見責讀之竦然手疏以報不謂此書遂不及見也於乎君早歲憂貧苦身戮力以贍俯仰宜其未老而病也病劇而愈一發不可救積憊使然也君之兩伯氏皆夭絕君又無子以世德之忠厚兄弟之孝友而其嗣不蕃則吾所不解也於乎哀哉君既不待予復何言奉君慈母以終餘年我饘我粥慰君黃泉

祭于慧男文

於乎君之即世以十月之朔越十有六日而千里訃至知我親厚無間也禮朋友死哭諸寢門之外今我容涇川僧舍為位而哭禮以義起也渡江涉淮歲聿其暮未能素車白馬而雪涕為文招魂以祭之痛不能待也於乎傷哉君之德我以官相屬也君之厚我不惟其官也葢我解官而君泣涕别如失慈父母余家食八年君未嘗不歲致饋問也余守官拙迂寛民而苛吏君為余同

年東海君從子禮遇有加然不敢姑息於事有小失輒正色督過且召胥吏受杖君謝罪改絰卒遇之如初未嘗挾以它求也君令廬陵爲衝津力不足獲上諸司郡長時多所操切數賴吾以解又時時爲言於大吏得救過遷去君用是德我甚然實非我力也發揚其美匡救所不逮吾遇郡邑諸長令皆然而德我甚者惟君獨也君爲吏事牽迫違胸臆常負疚于民其心之愷悌雖古循吏無踰也君之先公司直先生慷慨好客喜刻書君

故有父風遇父之舊尤勤懇無少倦也司直先生游金陵以容死有好友顧與治經紀其喪君貳淮郡以官死二子煢煢幼孤不知誰倚也君治淮北廟灣権海稅舊多膏潤今水漲歲荒海船禁而稅存一棺既戢逋稅額二千金有奇斥賣家物以塞稅帑其官可知也余歸自湖西君强贈大舟不可辭於是作賣船詩傳諸好事今不能以麥舟舉君之喪余自睞無人理也君期過我草堂恨莫能遂去年相見秦淮喜且泣同舟宴游不知遂

為永訣也始君舉長子余貽書稱賀今十餘年二子次第見頡賢者固有後也余甚媿君厚君易簀時語二子以未報余德為憾余哭不能撫棺壟不能致賻容中不腆再拜附使者萬不臣一計惟為君誌墓稍竭後死之責匪文之工貴心相知也古人有言相知無多人人實無多商賢窮死君又云亡耆舊幾何相看立盡余所為臨風廢筆腸裂心摧也

祭張塄文

康熙八年己酉五月十日舅氏施閏章攜樽炙脯侑以楮幣告吾甥五文之靈於乎吾昨歲自閩歸召汝飲汝病不能坐吾今歸自豫章遽酹酒於汝之墓於乎痛哉汝死以三月四日吾聞汝訃以三月二十四日時客處官舍欲哭不可聲吞氣結鬱而成病幾殆不起匪獨痛汝且重哀汝母也吾少無兄弟若母吾妹相見不數見必流涕今既善病又一乳雙女其堪為汝慟邪汝大父翼真公力善破產容死不歸汝父早貧廢學汝弟尚幼

謂子亢宗卒爽其報汝弱歲能文謂當青爾之矜而吾力苦薄汝逝不待悔不可追即百其言亾補矣汝婦詹名家淑女歸汝甫歲餘無子是汝之身後眞已矣吾督子弟嚴望汝厚故無怨詞今而知子弟之慧者多夭折而長者之訓督爲徒勞也於乎哀哉

## 祭叔父文

康熙巳未歲四月朔日不肖姪閏章謹治牲帛酒脯遥祭於叔父大人祗園府君之靈於乎不肖之不得侍永

訣也我叔父十年前早料及之矣叔父捐館以正月四日至三月二十三日始訃聞都下蓋距屬纊時已八十七日矣計此八十七日中宜在哭泣之位者皆與士大夫從容文酒讌游之日也於乎痛哉自違里閈半歲常間一二夕必夢叔父或夢見顏色不豫則驚懼轉側達旦比入春輒夢絶豈生而魂氣相接歿則已邪冬春兩寓書奉人䕶充藥餌其尚得見邪此去吾家二千餘里其以春往者必後矣其果以藥物不繼使然邪叔父孝

弟積於家庭義聲流於族黨三子二孫年垂八十於先人之事無不舉叔父自晰當無憾而閏章之永痛者即累千百言弗能罄也閏章早孤羸疾數瀕死叔父常手抱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淚猶霑面是時叔父有長子肩相比一臠之甘必後子而先姪姪女與已女同嫁奩相若也必擇其善者畀姪女閏章或不任教督必哭而數之先君寢室之前由今思之自孩提以至今日皆叔父之推溫讓飽也自諸生以成進士皆叔父之口授

指畫也自服官以迄遂初皆叔父之咨嗟告戒提左挈右也於乎今遂已矣韓愈鞠於嫂氏爲之期年持服度尚失其從父得以去官居憂古人禮以義起有隆無殺況如叔父恩勤尤罕倫比今

本朝典例既不得奔喪雖輦下親交貴人枉唁接跡不敢設位受弔每一長號肝腸摧絶昔先大人見背叔父毁瘠逾禮閏章時方九歲畧能記憶叔父執凡之喪如喪父閏章之喪叔父不克盡猶子萬一何以耶息人間

世哉叔父閔不肖善病苦吟謂不勝吏事常望以歸田

昔在官時曾為搆待歸之閣作倚閭之詩及東歸相見

喜曰先人累世名德無中壽今吾年七十餘汝亦五十

得相守足矣不爾恐不及與我訣也閏章唯唯泣下故

每出遊必計日而返需次十年期不復仕蓋未敢須臾

忘叔父不謂垂老之年復乖夙志也傷哉自先大人與

叔父同居歷數十年如故會閏章解官將歸叔父念食

指既繁預為析産不欲以其名歸閏章也竊念吾弟三

人力薄請獨任奉養不許于是四人者更番具饍平生故無私槖惟西江積俸二百金命家人儲偫以備叔父身後不欲累諸弟十年以來禄入久絶租庸迫耗其存者遂無幾閏章既出門兒子淳恪輩又不諳生産諸弟奉治命薄喪而渴葬其不能無憾于大事也審矣當去歲春夏閏章被徵辭不獲免叔父促遄往臨發流涕至失聲葢已知為永别矣私心怦怦不能無少冀幸以為部檄限八月或九月召試十月可放還也事會久淹遂

至于此然則向之所謂倚閭而待歸者今不待矣二子中惟閏毓最少猶應童子試戒毋以例進它日即得階尺寸邀無見期矣閏章辜恩負義生不能侍湯藥歿不睋含飯無執紼之勞違負土之願進退無所底空抱長恨即自殞滅無贖矣雖然閏章年迫遲暮髮白齒落羈旅零丁行復何望蓋銜痛於南北者終天而相從于九原者有日也於乎哀哉尚饗

祭周太恭人文

康熙丁未九月誥封太恭人周年伯母張太君終於洪州官舍分守湖西道叅議年姪施閏章聞訃入哭既數日章將東歸不得從同官諸君子合詞為誄乃酌江水採溪毛跽而陳辭曰於乎傳稱列女世重母儀曰貞與勤曰儉與慈式昭內則是訓是師惟太恭人四德具宜淑慎天植名宗華胄習禮明詩工練織素林下之風閨房之秀遭家不造涕泗沾巾柏舟早汎熊丸是親佑啓憲副為國名臣曷以忠孝義方克秉䟽草黃扉封章梧

省千騎東南岳牧兼領風清鈴幕績懋翰屏章與憲副
分身共心詩文詶倡並馬聯吟單詞隻字燈灺漏沈握
手相親靡古靡今憲副有子稱元季方惜哉元駁玉樹
摧傷余時往哭失聲裂腸未敢追騁以母在堂冀母忘
哀眠食為康曾時幾何母氏又亡母初悼孫長號不已
孫今依母泉下悲喜慘獨憲副梵梵瘠毀昔賦東征板
輿戾止今奉北歸丹旐江涘芹珈翟茀維帝之錫曰維
麻枲服之無斁列鼎重俎大官之膳曰維蔬水是飲是

饌凡人所豔母也弗歎人之所苦母也即安棲神澹泊生死齊觀壽考强飯忽焉驂鸞於乎良哉余實猶子未及拜母陳芻設醴逝將安補拜題銘旌有淚如雨猶有墓石摛辭是許彤管揚徽萬一終古

祭尤孺人文

風肇睢鳩淑女難得象垂風火富家稱吉是以健婦持户力勝丈夫名士悼亡悲深琴瑟况乎遠道參商燕吴阻别永訣差池心腸摧絶於乎孺人令德具宜曰勤曰

儉無非無儀井臼是操綦縞是好裝却少君賢齊德曜

夫子筮仕從官朔方𧎚以清白不改糟糠㣐揚良楚側

聽霑裳願多平反遠紹于張騏驥偶蹶敬通歸里書滿

通都高言何綺

先皇動色嗟稱才子龍馭遽遐鹿門歸隱只雞冠推髻階

隱是天一壑一軒芙渠秋水

天子曰咨嘉汝宏詞鶴書敦促責在有司孺人勸駕君

行無遲兼將雛鳳就試禮闈中夜治裝力疾縫衣誰知

揮手無相見期昔供婦職言采蘋蘩今尋所歷機杼空存昔張容筵尊簋立辦今慘虛愇誰具華饌兒奔母喪父送子歸既違死訣復痛生離哀辭如錦隕涕如縻於乎徐淑書沈秦嘉久容蘇姬罷織實滔腸結呑聲奉倩老更傷神多才孫楚情至成文其等交同縞帶並集金門閒吟謝絮遽惻莊盆馳思繐帳合酹椒樽於乎薊北江南悵望何極彩雲易散白日西匿入月驂鸞逝不可測招魂歌些靈其來即

# 祭亡妻梅安人文

亡妻梅安人既卒之彌月施子將北征奠以酒脯為文哭之以寫吾哀以志其行焉其詞曰於乎謂爾嗇於才爾不為究謂爾豐于德僉以為然疇畀之沈於疾而促於年於乎傷哉爾不及見舅姑言及先太安人未嘗不流涕冢故食貧簪珥盡脫無難色爾寡言笑余復多病就塾數月不歸歸亦不甚比暱若宿於逆旅者余嘗以是讓爾無燕婉之歡而心竊私敬之也舉男女子各一

差强人意兒岐嶷豐碩尤不類殤者而皆殤命也吾三
世獨傳爾又數歲絕乳伶丁孤苦爾翁嘗勸予納媵予
丙戌舉于鄉欲私一婢爾止之曰使買妾有子不猶愈
婢乎余是時猶未免疑爾言也後歲餘有側室爾不恚
妒及其舉子又篤愛之疾則禱治之然後益知爾賢也
爾初喪子時痛懣成痼疾治久不瘳吾偕汝弟客山陰
夢一女子辭别不下拜而去熟眎其人不相識而體貌
閒逸雲衣羽裳先太母實導之行且手抽其髻上簪授

其曰此女簪有斷痕然美玉也若好藏之余覺而嘆曰簪所以約髮也抽之中斷吾妻殆不永矣其服飾不類人間何也既月餘而爾卒豈爾之去來亦倏然有異於人耶予庚寅病決歲多暴怒諸婢不敢近爾獨亡須臾離及爾病則醫晚埸又不得與訣是余報之薄也然爾棺爾衾爾服之華爾喪爾殯之榮則先太安人尚弗逮也於乎痛哉

沈徵君先生哀辭

維夫子之依隱兮亶抗懷兮娉節騁修塗其未艾兮忽
頹轡兮中絶生固不處乎蕪穢兮逝又揭將安歸知䰟
魄之離散兮耿耿耿兮予思昔修名之早立兮來纁幣
於良時朝挾策以北上兮夕折檻以陳辭寧不懲虎豹
之狺狺兮曰余感重華之我知既枘鑿其齟齬兮蹇盍
歸兮塊處躬誅茅而荷鉏兮紛從者兮如雨悲鈎黨之
雉㦬兮爰鴻飛而鳳舉傍黿鼉兮卜宅與豺虎兮為家
中夜側足以憭慄兮吞痛哭兮長咨嗟日月忽其改度

兮傾蒺藜兮無屨世蟻鬬而若狂兮獨安歌兮坦素抱

飛泉兮木末葺舊宇兮山椒儲六籍于環堵兮聚終古

兮崇朝祖昌言於孟韓兮尋舊緒於伊洛惜纂述之未

成兮庶其望前修之矩矱敦固窮之踽踽兮邈𨿅迹於

嵁嵓雖式盧其不可見兮世溷濁而猶亮其中情既葺

荷兮為衣又種蘭兮為堂泉有酌兮必清庭無草而不

芳謂被褐其長年兮何中道而棄余豈飛廉為之揚轡

兮彭咸為之前驅吾令巫昜求索兮逝周覽乎四宇將

泝沅湘以南征兮抑弭節乎首陽之下蹇修其莫我顧兮日冉冉而將暮洵有美其必盡兮恐乎恐青𦉸之不我與亂曰木葉瘁兮白露溥良江南兮蕙草殘歌楚些兮霑臆魂歸來兮天漫漫

汪母李太孺人誄 有序

江都汪舍人懋麟母李太孺人以康熙十二年癸丑八月十一日卒於家得年七十有七生死榮哀僉曰罔憾舍人泣狀遺徽累千百言不忍卒讀蓋其奉尊章孝以

謹其鞠諸子慈而義舍人將之官誡之曰少飲酒毋多言毋譏議人始順治初

王師取揚州圍甚急孺人坐城中小樓指樓下井曰吾死必于是已而城下遂投井兵過以為死也去不顧逾二日家人縋而起體僵氣微屬久之得蘇其殉節不死事絕奇吾謂其死而不死者天也赴死如歸者人也世固有蘄萬一生於井中者乎然則一投井而孺人之死事畢矣天故留之於二十九年之後親見其子為舍人

而孺人則赴死於二十九年之前揚州城破之日為烈
婦於乎豈不難哉在朝侍從詞臣自大學士益都馮公
以下志銘傳表人富厥詞舍人與其凡耀麟又各有哀
詩八章余讀之涕零於乎作者備矣累詞述德令善彌
宣乃作誄曰
易繫家人詩歌邦媛内則孔繁疇寘聖善勤彼班昭作
誡維勸德尚珪璋節凌霜霰廣陵之汪肇起練江處士
抱樸再世其昌爰求淑女配德維雙朝采蘋藻夕紉衣

裳勤乃不匱以怡高堂餚無虛俎醴必盈觴咄嗟供具
敢告糟糠處士好遊逝不卻顧織素及縑健持門户及
倦而歸國步多故揚城之圍礮雷矢雨抱雛涕泣仰天
誓語樓下井中是余死所城潰斯投羣捥莫禦兵駴浮
尸它掠狂走誰言信宿存氣一縷縋起復蘇枯鱗出釜
神扶鬼援事罕記睹全生適望殉節已苦二十餘年重
享華膴於乎哀哉母也伊師有嚴訓辭慎爾出話毋狃
酒嬉舍人釋褐釋筆金閨母誡彌厲語傳京師屬疾將

華舍人告歸腊車聞訃銜恤莫追孝聞朝列哀感路陸載誦哀詩淚如綆縻我與舍人文章同好挨辭匪華述德維郛既表貞淑亦勸來孝彤管有輝奕葉流照於予哀哉

璟按自記云汪母沈井中不死世以為奇近見魏叔子書宋烈母傳後言宋實穎孝廉母夫人葉氏當乙酉歲兵亂葉與季子實方女雪娥實穎婦朱氏同赴井仲子實栗見母投亦從井既經日母葉及實栗死而實方雪娥與朱氏皆直立水中竟不死此與汪孺人事相類因附記之以見天之所活非人所能測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五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雜著　頌　露布　說　議　銘　贊

仁壽頌

斗維表瑞沙麓毓靈應符協運聖善篤生紫氣屬天黃雲覆庭正位璇宮體撰坤寧巍巍

烈祖是毗是輔佐洽朔方化行東土曰維是時譽妃堯

母母儀萬國誕育
聖子底定方夏混一文軌天作壽母再翼我
皇內總陰教外綏遐荒邁隆炎漢儷感陶唐曰維於今
太任太姜歷勤
皇家三世有燿淑慎其儀重纍顯號春温秋肅克矜
嚬笑謂兵猶火民鮮寧宇毋屠毋掠務子安堵
皇帝曰俞廷誡方虎惟敵是求綏我士女歲比洊飢尤
厪軫憐活我遺孑毋俾播遷

皇帝曰俞廷簡能員輸金發帑動地呼天謂古明良股肱元首任賢則逸毋拒苦口

皇帝曰俞廷名左右為余旁求搜巖剔藪庶政畢舉慈孝交孚鑾旍前發屬車後趨祓於靈泉宣和達愉共美游豫敬恭匪倦玩絕珠璫御惟緹練持盈履貞去奢即儉慎終如始疊承天眷天眷有德福此黄耇恩洽天潢禮加勛舊居同星共載侔地厚

皇帝祝釐陳詞進酒睿藻天葩蒸雲爍斗表正八埏慶祝

三后馬鄧竇曹瞠乎其後億萬斯年咸歌仁壽

平湖湘頌

皇帝一十有八載羽書夜奏收復岳州廷臣畢賀中外懽呼兹益我

皇上勝畧無前雄圖式廓虞干再舞湯網弘開用能仁育羣生義征不𢘓三苗既已革面六詔行且向風而況下瀨之船敝江浴鐵之騎動地風行電掃拉朽摧枯横戈卭筰之區飲馬昆明之浦東南底定嶺徼敉寧陟名

獄以告成鞏皇圖於永固猗歟盛哉臣才慚斲木學類

雕蟲固不足以形容休烈發揚膚功竊慕韓愈之歌元

和守道之美慶歷不勝忭躍爰執筆而獻頌曰

於維我

皇受天顯命率土內外罔不臣順歲紀在丑逆藩造釁

恃險忘恭憑遐作橫脅我疆臣盜我邊郡背德孤恩斁

天共憤逆悖而顛實負且乘明祚既移

皇清代運維我

世祖驅氛掃祲文德内洽武功外奮鉗徒餓隷咸供使任於時逆桂率先來覲顧効馳驅左右鞭鐙録其微勞授以兵柄西顧滇黔孽牙未靖

帝收爪牙曰汝往鎮爵賞汝專刑殺汝令錫之茅土聨以姻親寵偪而驕任重莫稱心膂是託化為梟獍囊血仰射於天曷病瘈狗自狂寛其能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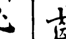
皇帝曰嘻汝逆太甚乃誓六師剪彼毒疢斷棧塞嶺過其逡逬一旅荆門無制襄鄧長沙岳陽為蜀門徑賊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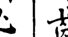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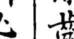
憑依依山阻浸先拔巴陵後可乘勝舳艫雲屯緣湖置陴戈鋋霜揮礮火雷震賊飢且疲我氣方盛一戰盡殲羸弱半臢降播夜懸晨出輿櫬門戶既傾巢穴自困露布星馳懽騰遠近孰突孰守孰分孰併孰闖其堅孰睨其釁廟謨夙裕料敵如鏡維兹克捷一禀

宸訓

皇帝曰嗟武不可竟元兇既殄脅從罔問矧彼軍士誰非兆姓良此兆姓如墮於穽朿身來歸禍福轉瞬

皇帝在御聰明仁聖繼禹之道沛湯之政祗事
兩宫克殫孝敬宵旰靡寧恭儉表正體一法三就將日
慎師濟盈庭旁求賢俊寸長必庸微靑勿擯丕承洪基
聿貽令聞濟負蔡强孏恃蜀㔟卒就砧斧二豎灰燼嗟
彼游魂釜魚甦泳
皇命來宣汝其敬聽大能𦑊城細或送詷列爵敘賞吾
不汝靳雍齒且侯朱鮪捐怨如天垂仁皎日明信賊徒
悔罪爭先響應弄兵偷全初若飲酖繼聞恩言如醉方


醒解網投戈指日底定伏莽竄恭慎毋再競赫聲濯靈

皇威四振萬國咸寧一人有慶敢作歌詩蹈舞以進

## 擬平滇黔露布

伏聞皇威有赫爰誓師以討不庭廟算無遺用決勝而誅後至我 國家宅中以臨萬國秉圭以禮百神匝宇歸心環區飲化是以反踵穿胸之俗奉正朔以來王雕題漆齒之倫爭重譯而欵塞彼一夫乃敢作難則九伐在所必張逆賊三桂技同雀鼠心類豺狼緣失勢於勝朝

始効命於眞主我
世祖章皇帝包容海岳函葢乾坤徒以指臂之勞錄任心膂之寄苴茅裂土眷篤懿親降主館甥恩聯戚畹甚且除官逞臆武安無不遂之求藉餉漁金曲逆邀莫問之典方圖收効於犬馬故使寵絶於臣僚詎料豢養恩深反張牙以吠主梟雄日甚遂囊血以射天致蒼梧貴竹之區咸遭焚溺負巴陵洞庭之險尚稽掃除九服沸騰萬邦憤怒彼謂阻兵絶域井底蛙可逋遊霧誅憑勢諸

蠻穴中鼠足抠劻敵殊不知天網之大雖至遠而畢收

王者之師本無征而不克唯我

皇上應五秉乾登三紹統德崇恭儉政尚威明師行六年而民不加賦折衝萬里而武必修文每待旦以枕戈誓滅此而朝食猶謂弄兵皆我赤子曲示招徠且許納款不斷王侯廣開恩信無行剿撫之策深憐玉石之焚

臣等上稟睿謨遥憑神武一舉而八閩革面再舉而五嶺投戈勢類土崩危將瓦解昨者

皇天厭亂首逆自殲雖未快於燃脂亦戮同於授首乃猶豕突荆峽鴟張岳陽於是親王與宿將坐籌灼如燭照而數計禁旅及諸師交奮颷然雨驟而風馳四面合圍百道俱進扼長沙之隘絶其餉道據君山之勝奮我戈船譬猶率貔虎而碎孤豚舉崑崙而壓遺卵鼉鼓雷震鯨鯢駴而遄奔霜刀山摧蛇豕望而遠遁鳥驚魚潰洞壘穿城積骨等於巴丘漂血殷乎湘水賊等計窮力屈面縛來降顧門戶之既傾蕩巢穴以在即矧部曲皆

已離心舟中將為敵國一日而告三捷若俯身而拾遺決旬而收列城遂前驅而無對彼呂嘉威行於嶺嶠終為下瀨之所擒吳曦雄據於巴川難保劒門之不破嗟跳梁之日蹙知剪滅之可期將士同心樹衡峯以亦幟朝廷有慶越卭笮如康衢揚伏波之威勒名銅柱秉破竹之勢飲馬昆明臣等不禁懽忭慶快之至謹露布以聞

河圖洛書記

道渾渾而無形也而或見諸象象賾而不可紀也而或該之以數象數既形而道存乎其中故道之大原出乎天而天不能祕道散見乎物又或假物之尤異者以呈象數而聖人者仰觀俯察遠取近思於是河圖洛書之說著焉其事至神奇其理則至平也何也天地之道盡乎陰陽有陰陽則有奇偶有奇偶則有相生相代錯綜變化循環於不已皆天地自然之數也自河出圖而兩儀四象八卦之象皆出其中故庖羲因之作易自洛出

書而範之初一以至次九之數悉出其中故神禹因之敘疇其理皆以數見數有多寡之不同理未嘗不一也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似異矣而自一六以至五十其相配則無不同圖之生成同方書之奇偶異位似異矣而同方者分内外異位者同比肩則無不同圖得數之全書得數之九似異矣然圖之有十以五得五而為十初未嘗有十也書雖無十而一九二八之對皆含十亦未嘗無十也天地之數皆五而

圖書皆以五居中其文之所謂七前六後戴九履一者環繞於其外則隂陽奇偶配合以生成南北東西運行以參互者位次若有定而變化無終窮其數皆始於五之居中也虛五之中即太極也圖主生數其中五即具五生數之象書主奇數其中五即具五奇數之象則所謂五十有五與四十有五者皆具乎五數之中雖書之為數似縮其十然河圖而虛其十即為書之四十有五洛書而積五與十即為圖之五十有五圖之一六為水

二七為火即範之五行範之九疇之目又即河圖之總數也數之盈乏或殊虛其中之十五與五則陰陽又各得二十而均也劉歆所謂河洛圖書相經緯八卦九章相表裏者是也宋儒辨之尤詳至九峯蔡氏謂圖經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於是覃思極變作範數八十一章而其義理殫盡雖更僕不能數也安俟一一而剿說之哉歐陽氏又起而疑之則吾所不敢知也要之陰陽一理乾坤一畫羲不待洛書而畫易禹不祖

河圖而衍疇程子以謂即無圖書八卦亦須作葢言天地陰陽之理已具於聖人之心也若夫易範既成則其通變化而行鬼神者昭然若日星即不言圖書亦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

朱陸異同畧

朱陸之立教不同其同歸於性學一也其歸既同而不能無異者同源而異流其從入之門徑然也道原於天維皇降衷於民厥有恒性所謂天命之謂性也而率性

為道性不麗於空虛修道以敎敎必兼乎人事凡古聖
賢所為垂世立敎者皆修道以復性之事也夫子無行
不與而罕言性與天道豈不樂語人以最上哉天下上
智少而中人多其敎以文行忠信言惟詩書執禮使之
循循下學由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上之可至於聖次
之不失為賢層積既久一旦渙然冰釋有不自知其然
者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可以躐等而頓入也陸
子以不世出之豪傑獨為直捷簡易之說以為直見此

心萬理皆備千聖悉同無俟乎外求旁騖無容并包致者致此格者格此充塞天地而不懼橫亘宇宙而無窮此其說與夫子之一貫孟子之收放心誠有同原非陸子創論也然直舉本體屏絶詁訓遂以講學為異端以鑽研六經為故紙以學問思辨為支離充其說遂將焚六經罷講習相尋於閉目瞑心之地而後止則其說亦太甚矣朱之說自博而反約由下以達上所謂自明誠者也陸之學即約以該博即心以具理所謂自誠明者

也由朱之說致知格物豈其馳騖廣覽而不求諸心者乎陸子即從而矯之其能高談性命塞聰蔽明廢書不觀乎吾又知其不然也吳草廬嘗辨尊德性道問學矣夫不尊德性所學何事不道問學德性又安在二賢之敎未嘗不相成而卒於相反互相訾詬其徒又加厲焉黨甚洛蜀戰等玄黃則亦學者之過也陸子與朱子辨太極不相下或以誄陸陸曰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葢言道無我見也朱子遺陸書云邇來頗覺

向來支離之病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又曰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工夫者吾與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未可輕議也然則朱陸二子殆已泯其異同矣又奚俟乎後人沿波修釁若操同室之戈也或曰朱陸之異久矣王文成亦嘗宗陸而闢朱而子乃比而同之可乎曰異即不必諱也亦不害其為同以顏曾由賜同出於夫子之門所得不無小異要不謬於聖人夫子不云乎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程子

所謂識得此仁以誠敬守之不俟防檢推索李延平教人觀未發氣象葢已直露最上一著陸子之意以為先立其大則吾目自明吾耳自聰大指亦與程李相同而偏執其說或流於無忌憚之小人又非陸之本指也朱子憂其然也故表明六經折衷諸儒之說枝分節解不能無小得失而使學者有所依據外之有物有則終於無聲無臭由思孟以及周程之言至是集其大成文清薛氏有言曰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葢其度越諸子者

脉陸氏宏遠矣

請復四氏學科場恩例議

伏見科場條約四氏學諸生卷號另編耳字額中孔裔一名不言及三氏本朝十有四年凡四科並止中孔裔一名其三氏有中者拆號悉置副榜三氏不能平以為前朝恩例優崇聖裔特設四氏學編耳字號從聖傍也顔復聖思述聖曾宗聖孟亞聖得以聖槩之也故歴科孔顔遞中未嘗禁

錮三氏今條約改聖裔為孔裔而三氏遂不得中式又仍編入耳字號是禁錮且不得與它氏等請查復孔顏並中之例不拘定孔氏或顏曾孟三氏另編一號額中一人以示優異或徑削去三氏耳字號俾與齊民同進取言甚激切閏章上之監臨御史繆公謂是不可不入告會是年丁酉秋中式耳字一卷拆號則顏光敏也主者愕然謂與額中孔裔例不合因取副榜第四名孔興釪易之而置顏光敏為副御史繆公疏議更例如三氏

所請中有一二未盡者閏章復為建議一曰孔裔中式一人之額當廣也歷朝崇重至聖自唐宋迄明高第疊跡具見闕里曲阜兩志明末鄉試孔氏無舉者天啟元年臺臣李日宣始疏請四氏學另設耳字以便檢閱於省額外加中一二人奉有不必拘定一人致滋多礙之旨是編耳字者所以防脫科未嘗限定一人也世世之大家巨族或編戶崛起父子兄弟一科並登者甚衆今天下萬世皆誦法孔氏其子孫登進例限以一人豈不得

與大家巨族編戶崛起者比並邪
國家崇重衍聖公及博士恩禮有加何獨靳於鄉薦應
於耳字號額中孔裔一名以防脫科其有他卷中式者
不為裁抑則孔氏無遺才矣一曰三氏阻抑之例宜破
也四氏並稱本無去取今曾氏孟氏中衰並寥寥數人
顏氏諸生尚數十人使孔子司衡伯魚與顏淵就試孔
子必不以伯魚先顏淵棄顏氏已中者以尊孔氏非尊
孔子之道科目不廢當暗中摸索於孔顏無辨俟他日

三氏緐衍或别置一號每科中一人如孔氏例不為濫若限孔氏以一人屏三氏不録或不論孔顔曾孟例止中一人恐又或遺孔氏均非推崇聖裔廣厲學宫至意伏惟垂采擇焉謹議

修史議

史不可一日無也良史才則曠世不多覯也左氏之後史漢並稱良史紀表志傳之體馬遷創始班固繼作其法遂不可易魏晉以還唯陳壽之三國志歐陽修之五

代史差為近古然壽之短諸葛也比於雪怨而索米見詆抑又甚焉歐陽不為韓通立傳蘇公亦嘗譏之夫歲遠則異同難明代近則恩怨多乖徵實則有目睫之虞矯誣則有人鬼之譴故以昌黎之才亦遜謝不遑史固難言哉我

皇上天授亶聰祖經禰傳既脩

皇清玉牒實錄又纂輯四書講義皇輿考人物考諸書

文治丕茂又將有事明史監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傳

後誠盛舉也且勝國諸史未有不成於後王者遠不具論宋金遼三史元臣脫脫總其事而元史之成則宋濂王禕為之今

國家膺圖隶籙三十年餘矣明史厥而不脩後將何稽摧而論之其難有八一曰考據後漢紀傳發源東觀梁陳二書父子繼成葢創始者難為功因舊者易為力也明史如大政紀吾學編憲章錄諸書皆起自洪永訖於萬歴啟禎二朝信史闕然此考據之難也二曰裁制馬

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非固詳而遷畧而多寡懸殊唐書修後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按明二百七十年紀表傳志動須累尺繁則蕪雜畧虞挂漏此裁制之難也三曰核實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有疑必闕古聖所稱前朝載籍佚於兵燹而子孫志傳類多曲筆鑒定衡平吾斯未信此核實之難也四曰定論議禮則子張桂而絀楊羅講學則祠紫陽而祧新建百喙爭鳴幾成聚訟尤可異者楊左崔

鄭黑白較如而三紊旋定旋翻知我罪我志在春秋此定論之難也五曰門戸甘陵之部分自清流濁浴之黨成於賢哲明季門戸清濁判然事異往昔然張湯以後賢不入酷吏寒暑筆端古今同歎此門戸之難也六曰牽制古人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是也後此分曹共局是非拄牾議論蠭起腐毫輟翰相持不下此牽制之難也七曰忌諱事涉本朝崔鴻匿書不出因避唐諱百樂甘受世譏葢文字常伏危機吹毛動

戌大戾彼亡虞之佐或以興秦吠堯之犬本以忠桀棄則失真著恐觸忌此忌諱之難也八曰程限班掾承其父彪端緒積思二十餘年猶待女弟昭以卒業宋祁出守成都許以唐書自隨葢以事在千古非可取辦歳月也若急就之章繩以八法疾行之步律以釆齊當不然矣此程限之難也要以作之者數人議之者千萬人嫺詞賦者乏史裁善記問者短筆札工据拾者罕定識嚴綜核者少持平所謂擅三長而去五失葢難之難者也

## 禁横山鑿煤議

陵陽山為郡治其逺在郡南而為之祖者曰横山載諸郡乘萬歷十三年以其山産煤恐傷地脉立石禁勿取故碟具存也重利所在乍禁旋弛始猶剗股穿脉今抉喉鑿頂十餘年來災異疊告人文彫落當事之牧兹土者亦多失意去詢諸形家僉謂以鑿横山故伐其本者枯其枝戕其祖父者憂及其子孫理固然也往者鄉先進湯沈諸公嘗昌言請禁今言者一而咻者百莫敢發

聲惟湯氏之鼎言之焦唇敝舌說者遂謂其憂在祖塋非為郡脉也然則載諸郡乘禁之數十年前者豈一人之私為之哉山之有本支猶人之頂踵也易稱山澤通氣詩稱相其原隰形家之說昭昭也吾儕生長聚族於斯郡謂横山地脉不足恤是猶抉喉鑿頂而求其人之肢體無恙也豈不悖哉為今日計毋見利而忘害毋急私而昧公毋憚怫一二人之欲而遺一郡六邑之災是在吾郡士大夫昌言之當事之賢者力行之若曰緘口

避怨偏袒市德則吾何敢

伊洛淵源墨說

程君正路有書畫癖因而癖墨嘗自言膠陳杵到煙遠
藥匀按時氣節陰陽得墨家心法所製天闕棋書畫墨
既稱上乘馳聲四遠其品目多用古人格言又取太極
河圖洛書及六經各引數字為名統目之曰伊洛淵源
皆墨之至者其意獨在墨哉於乎子墨客卿功當受上
賞世之用之者何其絶不愛重也使士大夫循名責實

歸本道德不為異端邪説以壞學術不為綺語小詞以
玷文章有一字而關人之死生則含毫以慎出入有一
言而别人之賢否則轂翰以謹是非推之羽翼六經鼓
吹百氏有可以析疑補闕者則抉微茫而定猶豫我不
負墨墨亦許我是程子將以墨箴也吾聞新安之程皆
宗墩篁為二程夫子系所自出正路殆稱引其家學者
與銘曰
淊淊墨池江河何極疇采春華不忘秋實有斐客卿光

煕四國匪伎厥美亶純令德是抒大文式玉式金周情孔思則彌爾心尼山匪髙河洛匪深誰其用之一嗣徽音

勸同志勿用壽字緞說

織金壽字緞不知作俑者近年士大夫生辰慶祝多用之其初惟胷背中有字今通身壽字有百壽百二十之說官府甘貢訣織坊工逐利不知其有妨名教也夫既通身壽字則一半壓在下體在婦人尤為褻甚至用

作睡褥鑲嵌護膝漓襪試思僧道捧經必盥手焚香吾儒惜字戒裹物糊壁今凌賤倒置如此於心何安烏得無罪余在豫章飲一前輩家見壽字椅褥拱立不敢坐主人悚然撤去且永戒勿用眞善補過者也天下蟲魚花鳥新奇奪目者多矣何必狎褻文字又聞御府織造例有織金壽字惜無言路君子疏請禁免於必不可已或仍織成袍料位置壽字在胷背肩項移用他處不得其餘通身壽字者一切停罷則緞式不廢壽

意可稍免罪戾矣昔楊百行身坐經文舉家病癩王氏敬惜字紙生子王曾爲宋名相封沂國公一字即等六經惜金亦爲惜福凡官於蘇杭江寧嘉興織造之地者留心戒飭不惟羽翼名教實所以衣被子孫也

夢愚堂銘

施子返自粤西載罹憂慼除服北征宿於青州之官舍庭月皎然酒酣就睡若有見焉傾然而長黝然而黑長袖青衣袒胸跣足持半刺署愚山道人四字余詫問曰

子何為者豈古之愚公邪其柳愚溪之苗裔邪將山鬼木容之無名者邪抑遊方之外不通姓名倨見士大夫者邪其人不對投刺而去覺而視之空庭無人月在高樹時順治乙未三月之望日也至京師以告侍讀學士龍眠方先生答曰嘻殆子之前身也因呼余曰愚山子迄明年拜命督山東學抵青州駐節於斯閱帙視郡志地故有愚公谷乃失笑曰向所夢者其斯人邪夫舉世巧宦過之以愚則無失尺人情刻深與之以愚則無戒

心惟口與戎守之以愚則沈默而不爭位高則危名盛則毁居之以愚則淡泊而無損至於幽憂之傷人思慮之耗精雕蟲之満大道抑之以愚則頽焉浩焉而得所歸愚之義大矣哉余惟懼余之不克終愚也乃顔之曰夢愚堂銘曰

愚爲陋名哲人用恥人之所惡天之所喜夢邪覺邪神或予啓含醇抱朴將以没齒

天然硯銘

工部尚書郎顧子見山爲余同年友所藏天然硯葢得

之李山人云硯不待劌琢堅潤發墨峰巒隱然或謂之
硯山李山人居金陵兵艦至自閩舁甕覆以石甕墮而
石委地棄不顧山人拾之三沐則硯也有宋仁宗御書
璽文米南宮黃山谷諸題識前後凡三十字林茂之一
見驚曰此弇州集中所記天然硯山也試驗之欵識分
寸銖兩悉合山人晝置几案夜抱卧求者日益衆故高
其直大力者迫脅終不肯售一日懷硯千餘里走夏陽
遺工部謂微公吾誰與此觀弇州記自唐宋元明傳寶

禁闥流及名公貴人端委畢具直作硯世家年表余不能盡徵也然上下千餘年來陵谷變遷無紀極而硯山獨存既淪沒兵火棄汚泥塗中山人得之完好深秘固靳以歸工部宜偶然哉工部博雅喜文辭善書畫硯可謂得所歸矣銘曰

帝錫鴻寶神鏤鬼鐫有斐其質有山有川素月冠雲輕霞絳天璽書勒銘蛟螭盤旋神物攸歸司空是畀琬琰之光岣嶁文字全樸近仁蒙垢類智大文不雕厥壽千

世

瘞鶴銘

署中畜雙鶴旦則交舞夕則對眠飲啄行止有常度惟仰視雲間鴻鵠飛翔輒清唳頻頻不自禁逾年一鶴死其一踽踽然側吭顧影罷舞哀鳴既二年又死鶴故宜壽而物或害之有足悲者余為合葬之清江紫芝山慧力寺後銘曰

瘞爾骨兮魂安歸千秋萬歲兮當為丁令威

羅文恭公像贊

温乎其潤湛乎其清偉乎其鳳峙而鸞停蟬脫富貴冰釋死生人皆以公為仙去而公則怡性以踐形余小子望顔再拜不自知其感愴之難名於戲夫孰知寂焉冥坐於蓮洞者百世而下見之如泰山而聞之如雷霆乎

故寧國郡守孟公太阿像贊

公於學為名儒於行誼為善士於守宛陵為良二千石皎然其不滓者玉鑑淵渟清標之獨立藹乎其可親者

霽日春風和氣之洋溢藹嘗於謝公之北樓闢髙齋爲
講席收先大父於逢掖之中而與之朝夕今公去已數
世我寧人之俎豆歌思者如一日矧余小子望公之光
儀交公之子孫能不瞻拜涕流感愴乎今昔

附記　西華數經兵火公像藏於家者已失去而我
寧郡五賢祠貌公木像獨存歲時俎豆不墜今公之
三世孫國香來謁公祠摹像以歸憶公守郡時講學
髙齋與先大父允升公為布衣交歡好無間故附及

之

題曹賓及小影

華山仙方盛年姿濯濯才翩翩胡為置君丘壑間老禪潑墨隨十指阿堵傳神武林子胸蟠五嶽横萬里雙童不動寒秋水

張桐君汎槎圖

吾以為寧陸處也君則汎汎乎横流豈追踪乎博望聊乘槎以遺憂生不五侯遊當十洲君欲折珊瑚為釣客

願詩卷兮為我留

陳默公真賛

猗惟先生含藻騰聲入承明廬登著作庭引疾自放衆醉獨醒排纂百氏綜考六經文詞淵灝𢭏海建瓴各集為書有待殺青誰其揭之俾佐日星大道未墜藉文以行歛手敬賛尚有老成

龔半千像賛

人推詩老自稱柴丈名不可逃俗不可向尊酒陶然筆

墨天放投迹巖中寄情霞上

吳介茲像贊

高柳之中獨立脩然其度則張緒當年其神則幼輿丘壑自謂過焉吾甞見之秦淮客座對酒論詩今復遇之山水之間

汪山圖像贊

是老詞客自謂山圖胡為乎幅巾笻杖不策駕於蓬壺噫嘻山不可盡遊兮眼中之人誰與為徒

吳美生隱君暨淑配孺人像贊

美翁先生之逝也予哭之淚盡今拜其遺像猶不覺泣下葢先生敦行樂義人稱長者晚得目疾誤於醫藥遂失明然接遇賓客未嘗廢禮口不離仁義既歿而人思之三子才而賢以孝友聞可謂為善於鄉者矣

黠者服義宴者懷仁幅巾野服朴有其文垂老喪明以葆其神所損者形所全者真是之謂無懷之民與

吳孺人贊

却紈綺兮縞綦是為鴻也妻豐賓客兮尊酒是為侃也母小嗇其年用昌而後豈必冠帔㣲音不朽

先太孺人像贊

惟勤惟儉力善無厭保育孤孫箕裘克衍百千萬刼報亦難展嗚呼人百其言莫名聖善

余方伯趺坐小像贊

澤被蒼生心存丹訣具大經綸尋小休歇彈指三十年

功業爛然兀坐時胷中不留一物不知者認作朱衣宰官知者道是䄂裟古佛

張公翼真先生傳贊代

翼真先生諱嗣達行榮五原名文邦世有隱德敦行誼與同邑施允升章仲輔友善同受業於九龍陳先生慨然有曾孟聯鑣之志補諸生芥眎帖括日與同人講學切劘力排静悟之說歸本躬行當其掀髯雄辯洮洮數千言四坐莫能難也家故饒給人告之急則應李實夫

酷貧輒贈三十金為之娶其它賑貸錢穀卹人婚喪困阨者殆不可勝數卒坐是家落以事遊京師客死不知所終說者以為天之報施善人獨左云公生萬歷庚辰五月十五日戌時娶南門馮氏生萬歷甲申五月廿七日申時生男子四人浹聖洽聖沐聖滌聖今惟沐聖存女子三人長適邑庠生孔川吳子望次適郡庠生馮毓禎三適建平縣廩生袁高贊曰嗟惟先生其儀孔偉佩實吐華周程是軌既昌厥辯縫掖聲施聞善若渴樹德

惟滋人食其豐巳受其嗇庶顯後來用貽令則

汪母蘇太君貞節贊 并序

夫松筠勵節涉凛冬而挺翠椒蘭信美掩幽谷而逾芳良以性本貞特無慕於發聞節砥閨幃必顯於鄉國其流風徽躅積厚徵遠終不可得而泯歇也故汪母蘇太君者作嬪君子六年蚤寡遺孤繈褓門祚衰落卒稱未亡人撫令子資深先生式穀寖昌郡縣屢旌未得表於朝而母歿資深言及輒流涕曰吾力不能彰吾母無以

見母黄泉已而冢孫顒若成進士官湘鄉令其季發若舉孝廉能文辭所與游四方巨公名人傳詠其事連為大卷屬予標其首夫光寵門閭則崇綸綍昭垂簡籍多尚篇章然而連封紊錫乘勢者易為榮昭實揚徽傳遠者難為力故有門無綽楔事不上聞而遺文歌詠足以壽之金石傳之無窮古今作者大槩然也況汪氏以䧺國文節公之緒激抗於前湘鄉兄弟以孝秀友愛之風承流於後吾知蘇太君之節必傳無疑也諸君既各為

詩予乃作贊曰

嬌嬌文節家食殉國世績忠貞肇始内則猗與蘇母天秉淵塞式潔蘋蘩晨饔宵織春條早瘁笄歲不夭藐孤方乳毁室多艱懷霜誓死靡日靡年蘖茶匪苦金鐵匪堅呱呱之子鞠以象賢實啟宗祊貽厥騰騫於乎淑媛肅昭梱敘婦供子職禦窮宣孝生厲其操沒淹其報綸章未錫子孫追悼載詠載歌百禩有耀於爍維汪令聞永劭

學餘堂文集卷二十五